

基于 IPA 方法的乡村旅游景观质量评价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

罗文斌 雷洁琼¹

【摘要】: 乡村景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吸引物,对乡村旅游景观进行质量评价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以 584 份游客有效问卷为研究数据,首先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炼乡村旅游景观维度,其次分析景观重要性和景观满意度感知特征,最后运用 IPA 分析法对乡村旅游景观高质量发展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果:因子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景观资源主要分为文化建筑景观、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以及工程工矿景观四大类型,其中文化建筑景观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景观因子。IPA 分析结果表明,乡村民居、民俗文化、节日庆典活动、历史文化底蕴、森林、空气以及河湖溪水等景观因子的游客评价较高,应加强创新以充分发挥优势效能;乡村宗祠建筑、乡村道路、山川丘陵、种植菜地景观等景观因子的游客吸引力有限,应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家畜养殖、农田防护林、工矿、水利工程等景观因子的游客敏感度较低,在开发管理中不做重点考虑;聚落形态、草地、农田景观、果园等景观因子是乡村景观营造中的薄弱部分,应重点关注。

【关键词】: 乡村景观 景观因子 质量评价 IPA 法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675 (2020) 04-091-08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判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可见,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指引。与此同时,乡村振兴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如何深入挖掘乡村特色基因,探索有效的运行机制,推动我国乡村走上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大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是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亟待探讨的话题^[1]。乡村旅游是依赖于农业、农村、农民等特色乡土性资源的新型产业。作为助力乡村脱贫致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产业、美丽产业和涉及要素广泛、带动性强的综合产业,乡村旅游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18年10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赋予了乡村旅游迭代创新的重要使命,指明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方向。乡村旅游景观是作用在乡村旅游区范围内,以乡村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载体,能够满足游客审美与休闲需求的综合性景观,兼具生产、生态、生活、审美以及游憩等多重价值功能^[2]。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乡村“三生”空间环境的集中体现,乡村旅游景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能提升乡村旅游魅力及综合效益,而且能与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有机耦合,为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乡村创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动能与可行路径。然而,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乡村旅游的粗放式开发,中国极具传统文化与地域性景观特征的乡村受到强烈冲击,传统文化流失、乡村特性缺失、同质化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至,这与我国的时代发展趋势背道而驰^[3]。面对提质增效的时代语境与迭代升级的消费需求,以高质量的乡村旅游景观驱动乡村创新发展是现实困境的破解之道,也是响应时代号召的崭新命题。

¹**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湘西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农户参与影响机制及其扶持政策研究”(编号:17YBX013);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脱贫后时代巩固旅游脱贫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政策接续研究”(编号:XSP20ZDI017)。

作者简介: 罗文斌,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0081;雷洁琼,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建设浪潮在全球逐渐兴起，乡村景观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地理学、生态学、建筑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使乡村景观研究呈现出多维视野的特征^[4]。国外研究起步较早，学者们对乡村景观规划与更新、景观生态评价与保护、景观格局变迁及动力、区域乡村景观发展模式及转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我国提供了坚实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5,6,7]。依托我国城乡格局快速演化、乡村振兴战略逐步落实的宏观背景，乡村环境更新与景观改造等问题逐渐受到学者关注，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内容主要集中于乡村景观概念与内涵、乡村景观规划设计、景观格局优化及动力机制、景观生态与文化保护等方面^[8,9,10,11]。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热潮，乡村旅游景观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学者们基于审美、生态、文化、感官等不同视角，聚焦于乡村旅游景观内涵及发展策略、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乡村旅游与乡村景观的关系研究^[12,13]。虽未直接涉及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但学者们对乡村旅游景观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蕴含着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国外乡村景观研究逐渐表现出人文转向的特征，注重对景观中个体的感知态度评价及行为选择的探讨，而国内的人文关怀略显不足^[14,15]。现有研究鲜有以体验者视角构建乡村旅游景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剖析乡村旅游景观的发展效益，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

城市居民是乡村旅游消费的核心主体，也是乡村旅游景观的首要感知对象。营造高质量的乡村旅游景观不仅可以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而且还能提升游客体验感和忠诚度，增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资源，乡村旅游景观的核心竞争力是在满足游客休闲、审美需求的同时寻求优质发展。因此，依据游客的感知评价，有的放矢地进行乡村旅游景观开发，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游客体验视角，以具有乡村旅游经历的长沙市居民为研究对象，探索乡村旅游景观的构成维度，通过剖析游客景观因子重要性与满意度感知评价，有效识别不同维度在乡村旅游景观发展中的作用，以期在实践上为促进乡村旅游景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概述

长沙市是湖南省的省会，拥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依托城郊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已成为长沙市居民的常态化休闲方式。在市场和政策的双轮驱动下，长沙市深入挖掘城郊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资源，推出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活动和旅游精品路线，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休憩度假需求。长沙县、望城区、宁乡市和浏阳市等地依据自身条件，纷纷打造传统文化古镇、生态农业绿地、文旅艺术小镇等休闲品牌，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观。截至 2020 年 5 月，长沙市已建成省级美丽乡村 72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特色村 200 个，国家五星级农庄 24 家、省五星级农庄 56 家，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 1570 家，年接待游客达 3622 万人次^[16]。日益庞大的市场需求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导向对长沙市乡村旅游景观提出更高要求，相关部门亟需关注游客的实际消费体验，优化景观的设计与营造。因此，以长沙市为例开展乡村旅游景观高质量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方法

重要性—绩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于 1977 年由 Martilla 和 James 率先提出，并逐渐在管理学、旅游学、地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17]。这一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研究数据，对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因素的重要性和实际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并以直观明了的 IPA 方格图加以表示，从而为有效改善顾客的消费体验提供客观依据。IPA 方格图是以重要性作为横轴，绩效作为纵轴，以重要性和绩效性的平均值作为交叉点构建二维四象限图，通过两大维度的对比分析得出发展策略。结合研究内容，本研究以游客满意度表示乡村旅游景观发展绩效。第 I 象限重要性和满意度双高，为“优势区”，落入该区域的因子应作为重点发展对象；第 II 象限重要性低、满意度高，为“保持区”，稍加关注便能取得较好的营造效果；第 III 象限重要性和满意度双低，为“次要考虑区”，落入这个区域内的因子一般不做重点考虑；第 IV 象限重要性高、满意度低，为“弱势区”，落入该区域的因子可作为提升游客消费体验的突破口，亟需重点改进。这一方法从游客感知视角出发，通过游客重要性感知与满意度评价两大维度的对比，能够精准有效地识别出不同维度在乡村旅游景观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可行性。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专家意见，选取 23 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景观因子作为评价的初始指标，并根据指标体系和预调研结果设计调查问卷^[18, 19]。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重要性感知评价、满意度感知评价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因子的重要性评价，受访者根据乡村旅游的实际体验对景观因子具体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评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 23 项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1、2、3、4、5”分别表示“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第二部分为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因子的满意度评价，“1、2、3、4、5”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第三部分为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出游方式等内容。

数据采集以线上调研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形式，在调查前预先询问“您是否参与过乡村旅游活动？”以提高样本的有效性。预调研开展于 2018 年 1 月中旬，通过线上发放的形式，回收有效问卷 66 份，以检查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实地调研选取长沙、宁乡、望城、岳麓山以及橘子洲等游客集散地，以充分保证样本的多样性。采用随机抽样、现场回收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2018 年 3 月上旬开展为期 4 天的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0 份。2018 年 10 月中旬进行实地补充调研，在岳麓山、橘子洲景区共发放问卷 1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98 份。2019 年 12 月以线上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补充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四次调研一共发放问卷 620 份，回收有效问卷 58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94.19%。为确保信息数据的可靠性与稳定性，首先对回收的有效样本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测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946, KMO 检验值为 0.926, Bartlett 球形检验 Sig 值均小于 0.05, 表明测量表内在一致性显著较高，数据信息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二、结果分析

（一）数据统计分析

从样本人口学的统计结果看，受访游客中男性占 37.5%，女性占 62.5%，说明女性是乡村旅游的热衷群体；年龄大多集中于 18~25、26~40 岁的中青年群体，累计占比 88.7%；受访游客的教育程度整体较高，学历集中在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 90.4%；出游方式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亲朋好友结伴的方式，占比 55.7%，其次为个人自助游，占比 32.7%，旅游社跟团出游占比较少；职业上，学生群体和退休人员群体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其他”这一选项占比达 57%。整体收入水平一般，收入 3000 元及以下的占比超过一半。整体来看，本次受访游客主要以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群体为主，且女性偏多。他们有较强的乡村旅游休闲、审美需求和充足的闲暇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

| 调查对象信息 | 人口统计学特征 | 频数 | 比率 (%) | 调查对象信息 | 人口统计学特征 | 频数 | 比率 (%) |
|--------|---------|-----|--------|--------|------------|-----|--------|
| 性别 | 男 | 219 | 37.5 | 教育程度 | 高中及以下 | 56 | 9.6 |
| | 女 | 365 | 62.5 | | 大专 | 88 | 15.1 |
| 年龄 | 18 岁以下 | 16 | 2.7 | | 本科 | 394 | 67.5 |
| | 18-25 岁 | 408 | 69.9 | | 研究生及以上 | 46 | 7.9 |
| | 26-40 岁 | 111 | 19 | 收入 | 3000 元及以下 | 314 | 53.8 |
| | 41-60 岁 | 45 | 7.7 | | 3001-5000 | 135 | 23.1 |
| | 60 岁及以上 | 4 | 0.7 | | 5001-10000 | 97 | 16.6 |

| | | | | | | | |
|----|-----------|-----|------|------|----------|-----|------|
| 职业 | 政府、教科文卫人员 | 75 | 12.8 | 出游方式 | 10000 以上 | 38 | 6.5 |
| | 服务行业人员 | 31 | 5.3 | | 单位组织 | 23 | 3.9 |
| | 专业技术人员 | 62 | 10.6 | | 亲朋好友结伴 | 325 | 55.7 |
| | 工人/企业员工 | 55 | 9.4 | | 旅行社跟团 | 6 | 1.0 |
| | 自由职业者 | 28 | 4.8 | | 个人自助游 | 191 | 32.7 |
| | 其它 | 333 | 57 | | 其它 | 39 | 6.7 |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运用 SPSS19.0 软件对 23 项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探求乡村旅游景观的构成维度。经过四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剔除因子载荷小于 0.5 的“广阔美丽的花卉种植景观、舒适惬意的旅游休闲景观、宽阔平整的公路景观、特色鲜明的乡村劳作形式”四个题项。最终 19 个测量指标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均在 0.552 至 0.846 之间。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提取 4 个公因子,累计解释率达到 66.952%。根据各维度景观因子的特征,将其依次命名为“文化建筑景观”“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工程工矿景观”。

表 2 乡村景观维度因子分析结果

| 公因子 | 测量指标 | 旋转后因子载荷 | 特征值 | 方差贡献率%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 文化建筑景观 | 富有特色的聚落形态 (X1) | 0.651 | 8.750 | 46.053% | 46.053% |
| | 特点突出的乡村民居 (X2) | 0.724 | | | |
| | 独特的乡村宗祠建筑 (X3) | 0.688 | | | |
| | 传统的乡村道路景观 (X4) | 0.552 | | | |
| | 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 (X5) | 0.763 | | | |
| | 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 (X6) | 0.708 | | | |
| |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X7) | 0.652 | | | |
| 自然生态景观 | 茂密的森林景观 (X8) | 0.753 | 1.651 | 8.356% | 54.744% |
| | 绵延的草地 (X9) | 0.734 | | | |
| | 清澈的河湖溪水 (X10) | 0.760 | | | |
| | 代表性的山川丘陵 (X11) | 0.564 | | | |
| 农业生产景观 | 清新的空气 (X12) | 0.648 | 1.190 | 6.266% | 61.009% |
| | 有特色的农田景观 (X13) | 0.679 | | | |
| | 绿色生态的果园景观 (X14) | 0.677 | | | |
| | 传统的种植菜地景观 (X15) | 0.842 | | | |
| | 田园生态的家畜养殖 (X16) | 0.773 | | | |
| 工程工矿景观 | 壮观的农田防护林景观 (X17) | 0.502 | 1.129 | 5.943% | 66.952% |
| | 独立的工矿景观 (X18) | 0.846 | | | |
| | 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 (X19) | 0.804 | | | |

(三)乡村旅游景观因子重要性感知及满意度感知分析

运用 SPSS19.0 软件得出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因子的重要性感知和满意度感知得分均值、标准差以及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由表 3 可知,除传统的种植菜地、家畜养殖、水利工程、工矿四个景观因子的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较差外,其余均达到显著水平。乡村旅游景观因子游客重要性感知的得分均值介于 3.11~4.53 之间,均高于“一般”(3 分)水平,表明游客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景观的总体期望较高。其中,游客对“特点突出的乡村民居”“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清澈的河湖溪水”以及“清新自然的空气”等 6 项指标的重视程度较高,表明乡村建筑人类景观和自然景观较受游客偏爱。相较而言,“工矿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农田防护林景观”等乡村工程类景观因子的游客重要性感知评价分数较低,说明游客对乡村工程类景观的敏感度较低。

乡村旅游景观因子游客满意度感知的得分均值介于 3.19~3.88 之间,均低于“满意”(4 分)水平,表明游客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景观的旅游体验并不理想。其中,“清新自然的空气”等乡村自然景观,“多样的民俗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等建筑人文景观以及“传统的种植菜地”等乡村农业景观的游客满意度评分均值普遍较高,而“乡村工程景观”因子的游客满意度评分均值普遍较低。可见,当前乡村旅游景观开发利用的现状尚未满足游客的观赏需求。尤其是乡村农业景观与乡村工程景观两大类型亟待改进。

表 3 乡村景观因子的重要性、满意度与 IPA 指数

| 类型 | 测量指标 | 重要性 | | 满意度 | | I-P | 配对 t 检验显著性结果 |
|--------|------------------|------|--------|------|-------|-------|--------------|
| |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 |
| 文化建筑景观 | 富有特色的聚落形态 (X1) | 3.88 | 0.985 | 3.54 | 0.864 | 0.34 | 显著 |
| | 特点突出的乡村民居 (X2) | 3.96 | 0.987 | 3.57 | 0.825 | 0.39 | 显著 |
| | 独特的乡村宗祠建筑 (X3) | 3.82 | 0.953 | 3.57 | 0.850 | 0.25 | 显著 |
| | 传统的乡村道路景观 (X4) | 3.84 | 0.924 | 3.63 | 0.814 | 0.21 | 显著 |
| | 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 (X5) | 4.14 | 0.947 | 3.68 | 0.829 | 0.46 | 显著 |
| | 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 (X6) | 3.96 | 0.960 | 3.63 | 0.828 | 0.33 | 显著 |
| |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X7) | 4.07 | 1.000 | 3.64 | 0.841 | 0.43 | 显著 |
| 自然生态景观 | 茂密的森林景观 (X8) | 3.89 | 0.983 | 3.62 | 0.944 | 0.27 | 显著 |
| | 绵延的草地 (X9) | 3.85 | 0.971 | 3.46 | 0.936 | 0.39 | 显著 |
| | 清澈的河湖溪水 (X10) | 4.35 | 0.973 | 3.60 | 1.021 | 0.75 | 显著 |
| | 代表性的山川丘陵 (X11) | 3.82 | 0.959 | 3.61 | 0.842 | 0.21 | 显著 |
| | 清新自然的空气 (X12) | 4.53 | 1.005 | 3.88 | 0.881 | 0.65 | 显著 |
| 农业生产景观 | 有特色的农田景观 (X13) | 3.86 | 0.987 | 3.54 | 0.840 | 0.32 | 显著 |
| | 绿色生态的果园景观 (X14) | 3.86 | 0.994 | 3.51 | 0.892 | 0.35 | 显著 |
| | 传统的种植菜地景观 (X15) | 3.66 | 1.035 | 3.65 | 0.837 | 0.01 | 不显著 |
| | 田园生态的家畜养殖 (X16) | 3.46 | 1.010 | 3.46 | 0.846 | 0 | 不显著 |
| 工程工矿景观 | 壮观的农田防护林景观 (X17) | 3.63 | 1.039 | 3.37 | 0.876 | 0.26 | 显著 |
| | 独立的工矿景观 (X18) | 3.11 | 0.994 | 3.19 | 0.923 | -0.08 | 不显著 |
| | 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 (X19) | 3.43 | 1.0351 | 3.43 | 0.893 | 0 | 不显著 |

(四)重要性感知和满意度感知比较分析

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的评价分为游前预期的重要性评价以及游后体验的满意度评价两部分。当 I-P>0 时,游客将感知失望;I-P<0 时,游客将感到满意。由表 3 可知,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因子重要性感知和满意度感知得分的 I-P 均值差在-0.08-0.75

之间，“生态的家畜养殖”“独立的工矿景观”以及“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等因子的 I-P 均值差小于等于 0,表明游客对这些景观的旅游体验能够达到预期，其余的景观因子 I-P 均值差均为正数，表明乡村旅游景观的观赏性和体验性未能满足游客期望。其中“清澈的河湖溪水”“清新自然的空气”“多样的民俗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等景观因子的 I-P 均值差较突出，说明游客对于这些景观游前期望与游后体验的感知评价存在较大差异，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薄弱环节。

（五）IPA 方格图分析

以重要性为 X 轴、满意度为 Y 轴，将重要性综合均值 3.85 和满意度综合均值 3.56 为象限分界交叉点，绘制 IPA 方格图，并将 19 项景观因子的重要性均值和满意度均值分别作为纵横坐标在图上进行标注，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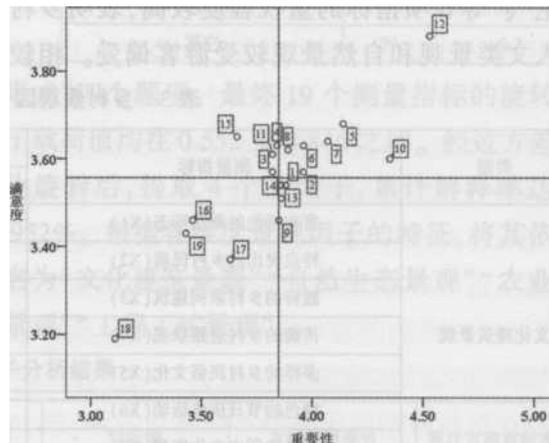


图 1 乡村景观资源重要性-满意度 IPA 方格图

第 I 象限重要性和满意度双高，为“优势区”，应创新发展以充分发挥效能。主要集中在乡村建筑人文景观和乡村自然景观两大类，分布的因子有：“特点突出的乡村民居”“多样的民俗文化”“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茂密的森林景观”“清澈的河湖溪水”以及“清新自然的空气”等。这些因子的重要性评价得分较高，而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现实状况也较好，使游客获得了相对较好的旅游体验。未来应在继续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增强旅游吸引力，充分发挥优势效能。同时也表明了对于游客而言，特色的乡土建筑文化与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吸引其前往乡村地区开展游憩活动的首要因素，是乡村旅游规划营造者应重点关注的方向。

第 II 象限重要性低、满意度高，为“保持区”，不必刻意追求便可取得良好的体验效果。属于该区域的因子有“独特的乡村宗祠建筑”“传统的乡村道路景观”“代表性的山川丘陵”“传统的种植菜地景观”等，其满意度均高于重要性，说明游客对上述景观缺乏较多需求，乡村景观规划者的盲目开发和过度关注可能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对于宗祠、道路、山体以及菜地等景观原生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加以改造；而对于先天条件不足的地区而言，则可适当降低在上述景观因子开发的投入力度，避免资源浪费。

第 III 象限重要性和满意度双低，为“次要考虑区”，落入这个区域内的因子一般不做重点考虑，分布的因子有：“田园生态的家畜养殖”“壮观的农田防护林景观”“独立的工矿景观”“壮阔的水利工程景观”。说明游客对工程类景观和家畜养殖类景观因子的敏感度较低，游前期望不高，实际体验效果也不佳，在开发管理上属于次要改进的对象。同时，也说明了游客的乡村旅游景观偏好自然性、原生性较强，一些现代化建筑、设施以及体验感较差的景观往往难以激发游客需求。

第 IV 象限重要性高、满意度低，为“弱势区”，亟需重点改进。属于这一区域的因子共有 4 项，分别是“富有特色的聚落

形态”“绵延的草地”“有特色的农田景观”“绿色生态的果园景观”。这些因子的游客期望程度较高，但实际的观赏体验效果却不尽人意。乡村聚落、农田、果园以及草地这些景观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往往需要对其进行艺术化、趣味化处理，通过主题性、故事性的营造手法，增强景观体验性，从而提升游客的感知效果。因此，未来应迎合游客喜好进行针对性地改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乡村旅游景观与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独具特色的乡村景观不仅是构建乡村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有助于满足游客多元的审美体验需求，为乡村内生经济增加活力。游客作为乡村旅游景观的首要体验者，其感知评价对于景观优化而言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游客感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 IPA 分析法对乡村旅游景观构成维度和发展质量进行定量评价，重点探讨了受访游客对乡村旅游景观因子的重要性感知和满意度评价差异，以识别不同维度在乡村旅游景观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1. 从游客感知角度出发，乡村旅游景观因子可分为文化建筑景观、自然生态景观、农业生产景观以及工程工矿景观四大维度，其中文化建筑景观是首要因子，方差贡献率达 46.053%。

2. 在乡村旅游景观因子中，游客对文化建筑景观中的“特点突出的乡村民居”“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乡村自然景观中的“清澈的河湖溪水”“清新自然的空气”等 6 项因子的较为重视，对“工矿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农田防护林景观”等乡村工程类景观敏感度最低；“清新自然的空气”“多样的民俗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传统的种植菜地”等景观因子的游客满意度评分均值较高，而“乡村工程景观”因子的游客满意度评分均值较低。其中，游客对“清新自然的空气”“多样的民俗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等景观因子的游前期望与游后体验差异较大，亟待改进。

3. 从 IPA 分析结果看，乡村民居、民俗文化、节日庆典活动、历史文化底蕴、森林、空气以及河湖溪水等景观因子具有较强吸引力，是乡村旅游景观开发中首要关注对象。乡村宗祠建筑、乡村道路、山川丘陵、种植菜地景观等景观因子的游客吸引力有限，却能赢得较高满意度，应继续保持。家畜养殖、农田防护林、工矿、水利工程等景观因子的游客敏感度较低，不宜过分追求。聚落形态、草地、农田景观、果园等景观因子的重要性感知较强，满意度却较低，是乡村旅游景观营造中亟需改进的短板。

（二）建议

结合 IPA 方格图的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旨在提高乡村景观游憩价值，促进乡村旅游景观高质量发展。

1. 挖掘聚居村落的传统魅力。研究发现，乡村民居建筑和文化类景观是吸引长沙市居民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直接驱动因素，也正是这些历经岁月洗礼和时光积淀而熠熠生辉的传统建筑文化构成了乡土生活场景和历史语境，刻画了乡村的灵魂和特质。长沙周边拥有众多特色鲜明的传统聚落、名人故居以及文化民俗，在开发中应秉持“传承创新、保护第一”的原则，在尊重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对现有民居建筑、聚落建设进行改造和活化利用。

在整体规划上，可以通过还原乡村生活空间，使游客充分体验乡村生活的乐趣。对于一些乡村闲置的民居院落和公共空间，可以借助艺术化的塑造手法，转变原有功能，引入多元业态。例如，可将民居改造成为民宿、特色餐厅、乡村图书馆、艺术馆、主题教育场所等。在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也能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激发乡村建筑文化的活力。在改造时，应围绕地方传统文化特质，保持建筑风格、材料、工艺的“原汁原味”，凸显与自然和文化传统的联系，避免盲目符号化、艺术化、现代

化的建设。

2. 发挥乡村审美的自然特质。研究发现,自然生态景观的重要性的和满意度评价均较高,是吸引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关键因素。因此,长沙市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坚持生态文明理念,保护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发挥乡村自然、田园、乡土的天然之美。在自然景观的营造上,应依托乡村的山体、河流、古建的原有肌理,勾画出优美、通透的风景观赏视线。同时,在道路两侧、河边的闲置土地上,可打造种类丰富、层次鲜明的观赏性植物,起到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和游客审美体验的双重作用。农业生产景观也是乡村人居环境的基底,应保护蕴含地域特色的农耕文化与传统习俗,突出地区异质性。在农旅活动的开发上,要结合地区自然与文化特色,丰富农事活动过程的故事情节,以增强游客体验。

3. 提升乡土文化的游憩价值。研究发现,乡土文化是影响城市居民乡村旅游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祠堂、农田等景观却未能得到游客重视,说明长沙市乡村旅游开发中对乡土化的农业生产景观和传统建筑的打造还有待提高。因此,在未来的开发中应以当地传统文化为主线,通过景观设计、项目策划及游线安排等方式,将原生景观活化利用,打造出极具本地特色的文旅产品。并加强对地区古村落、古建筑、古祠堂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风民俗、历史传说、诗词歌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断更新参与性、体验性旅游项目的形式和质量,让游客获得更高品质的旅游体验。例如,可灵活运用长沙花鼓戏、剪纸、擂茶、木雕、皮影、蜡染等传统文化民俗,打造标志性的游憩景观和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在增加旅游趣味性和参与深度的同时,弘扬长沙乡村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 [1]张碧星. 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J]. 人民论坛, 2018(32): 82-83.
- [2]孙一卉.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研究[D]. 浙江农林大学, 2013.
- [3]范建红, 梁肇宏, STEVEN B EMERY.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乡村景观研究的脉络走向及启示[J]. 地理科学, 2020(4): 590-598.
- [4]邓明艳, 曾菊新, 余斌, 李伯华.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景观格局变迁与优化[J]. 生态经济, 2010(2): 82-86, 97.
- [5]CARNEIRO M J, LIMA J, SILVA A L. Landscape and the rural tourism experience: identifying key elements, addressing potential,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8-9): 1217-1235.
- [6]郑文俊. 旅游视角下乡村景观价值认知与功能重构: 基于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1): 102-106.
- [7]PLIENINGER T, KIZOS T, BIELING C. Exploring ecosystem -change and society through a landscape lens: recent progress in European landsca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5(2): 5.
- [8]范建红, 魏成, 李松志. 乡村景观的概念内涵与发展研究[J]. 热带地理, 2009(3): 285_289, 306.
- [9]刘滨谊, 陈鹏, 邵钰涵. 乡村产业发展与景观演变[J]. 中国城市林业, 2019(6): 7-12.
- [10]牛广元, 孙丽娜, 董爱晶, 吴莱钢, 宇思默. 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理论及实践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7(24): 129-136.
- [11]范建红, 朱雪梅, 谢漆·湘. 城市蔓延背景下的乡村景观生态安全影响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11): 11-16.

-
- [12]陈洁菡, 郎富平, 沈实现. 旅游开发视角下乡村景观营建对策研究[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3):40-45.
- [13]张军以, 周奉, 王腊春. 乡村旅游视野下乡土景观的界定、保护与发展问题辨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10):1462-1465.
- [14]BIANCAMARIA T, TIZIANO T.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rural landscape and nature protected areas in tourism demand: a study on agritourists' preferences [J].Landscape Online,2017: 1-18.
- [15]GANTAR D , GOLOBIC M . Landscape scenarios: A study of influences on attitudes and actions in a rural landscape[J]. Futures,2015: 1-13.
- [16]钱娟. “五一”小长假前两日, 长沙近郊乡村游人气旺: “乡”约诗意田园解锁花式玩法[N]. 长沙晚报, 2020.
- [17]MARTILLA J A, JAMES J C.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J]. Journal of Marketing,1977(1):77-79.
- [18]李向婷. 乡村景观分类与评价研究: 以长沙县乌川湖村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27):15226-15228.
- [19]李振鹏, 刘黎明, 谢花林. 乡村景观分类的方法探析: 以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村为例[J]. 资源科学, 2005(2): 167-173.
- [20]田韞智.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景观规划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9): 229-232.
- [21]张琳, 马椿栋. 基于人居环境三元理论的乡村景观游憩价值研究[J]. 中国园林, 2019(9):25-29.